

异域
密码

席卷世界六大洲的异域猎奇之旅，
深入各大古老王国的神秘冒险

羊行中 著



日本 异闻录



Japan Ibunroku

AR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异域
密码

日本
异闻录
Japan Ibunroku

时代出版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域密码之日本异闻录 / 羊行中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5
ISBN 978-7-80769-635-3

I. ①异… II. ①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2209 号



异域密码之日本异闻录

羊行中 / 著

出版策划 博采雅集

责任编辑 宋春 责任校对 周静 装帧设计 胡椒设计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发 行 北京博采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10) 52426815 62930660
印 制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 52490855

规 格 695mm×995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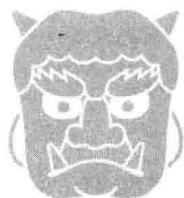
印 张 17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635-3

定 价 32.80 元



目录

001/ 引子 人形师

人形师，是日本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职业，人形师们利用木偶制作出身躯，并在木偶的脸上蒙上一层皮，让木偶看起来就像真人一样。传说，好的人形师不仅能制作出最完美的人偶，还能赋予人偶以灵魂。

017/ 第一章 盂兰盆节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盂兰盆节”，也称“中元节”，俗称“鬼节”。在这一天里，人们无论贫富都要备下酒菜、纸钱，以此祭奠亡人，表达对死去的先人的怀念。烧纸钱的时间，一般多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先用石灰在院子里洒几个圈儿，然后一堆一堆地烧，最后还要在圈外烧一堆。每逢盂兰盆节，百鬼夜行，禁忌极多。

031/ 第二章 伊东屋 ITO-YA 回魂夜

1979年，关于“裂口女”的恐怖传说横扫日本校园，给日本全境的中、小学制造了极大的恐慌，有些学校甚至不得被迫停课。传说中的裂口女，是一个穿着大外套，手拿大剪刀，披着长头发，戴着口罩的女人。多年来，日本各地都有人声称目睹过裂口女的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无不谈之色变。

043/ 第三章 幽船鬼镜

1998年，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曾下水一艘号称全世界顶级的六星级豪华邮轮，并邀请了日本众多名流试航。

可是，在航行的第三天晚上，邮轮上的一位著名美女漫画家以一种极其痛苦甚至可以说是变态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事发后，据朋友称，该漫画家从上了邮轮开始，除了吃饭，

其余时间都在船舱里照镜子，而且跟好友说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并且声称自己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东西。

071/ 第四章 人头灯笼

日本警方每年都会接到无数诡异的报警电话，目击者均声称自己见到了一个奇怪的小孩，小孩的身上长着像灯笼一样的脑袋。而出现这种小孩的地方，往往会发生可怕的死亡事件。其中最诡异的事件，便是长崎楼房倒塌事故，据生还者称，当天晚上，曾有人看到一个长着灯笼脑袋的小孩在楼里跑来跑去……

097/ 第五章 化猫

猫，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神秘可爱、温顺独立、优雅慵懒的动物。

在日本，化猫的传说遍布日本各地。化猫，即猫变化而成的妖怪。日本最著名的阴阳师安倍晴明生前最喜欢的动物就是一只通体乌黑的猫，在安倍晴明死后，它守在墓前不眠不休整整一个多月，直到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弟子们看到它衔着一尺长的骨头，消失在雨夜里。从那以后，神户忽然多出了许多野猫。也是自那时起，关于“化猫”的传说从神户流传至全日本……

119/ 第六章 烟鬼

日本神户的六甲山上有一处常年不冷的温泉，传说这里的温泉能够洗涤灵魂深处的污秽，从而得到神灵的庇护。

2007年7月27日，四名沐浴者结伴而来，在洗浴过程中，温泉的水温突然飙升到百度，把四人活活烫死在水中。据目击者描述，当时整个温泉就像是一锅炖肉酱汤，无数根零碎的人骨遍布泉底。从此，这个温泉再无人敢来。据这里的山民透露，在半夜，温泉附近经常传来老婆婆哭泣号叫的声音……

143/ 第七章 鬼畜之影

网上流传的很多关于日本的灵异照片，大多数都出自一个化名“吴佐岛一志”的摄影师之手。虽然从未有人见过他的真容，但是这份神秘却让他在灵异照片界有着极高的荣誉。

但是在2008年，吴佐岛一志却人间蒸发，彻底消失了。

就在吴佐岛一志消失那年，全日本最受争议、最负盛名的著名摄影师突然推出一系列纪念已故爱妻的摄影图集。作者在扉页上写道：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定格的不是画面，而是禁锢了隐藏在画面里的灵魂，尘封了一份跨越千年的爱恋。

奇怪的是，这本摄影集里的女人，从来没有一张露出脸的照片。还有人说，他们在一张带有金属门把手的照片反光中，看到了摄影师举着相机，他的身边，站着一个两三岁大的红衣小女孩。

157/ 第八章 妖狐山姥

日本人心中最神圣的富士山里，数量最多的动物居然是狐狸。狐狸作为极富神秘色彩的灵兽，屡次出现在日本的传说中。更传奇的说法是，富士山本就是由一只巨大的狐狸演化而成的。远远看去，富士山像极了倒置的狐狸头。

2008年，曾经有登山爱好者在世界旅游摄影网站发表过几张照片，据说是用手机远距离拍摄的：在富士山剑峰半山腰横突的“秋名石”上，隐约能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婆婆迎风坐立，她的身边，趴着一只火狐，遥望着雾气霏霏的山谷……

185/ 第九章 尸螺河童

河童是日本传说中一种栖息于河底的怪物。有一种说法是河童性格凶残，经常潜伏在湖底，看到落单的渔民就会拖入水中，挖取肝脏吃掉。另一种说法更是离奇，据说河童本来是村中的普通小孩，父亲出轨后被母亲发现，父亲恼羞成怒，杀死了母亲并埋尸湖边。孩子因为长年吃不饱，就到湖边抠螺吃，偏偏吃到了吃过母亲尸体的螺，因此这个孩子受到了诅咒，变成了半人半虾的怪物河童。他杀死了父亲之后，专门在湖边寻找负心人，将其拖入水中杀死。

199/ 第十章 面膜人偶

被称为“静冈十大传说”之一的静冈大剧院，其奇特的外观，像极了日本阴阳师常用的“纸鬼符”。2008年，静冈大剧院夜间突然发生火灾。消防队将大火扑灭后，发现舞台上的残骸里有三具已经烧焦无法辨认的男尸，其中两具经过DNA识别，确定为歌舞伎演员，另一具尸体却身份不明。

静冈大剧院重新修建后，再次对外开放。可是，几乎所有参与演出的歌舞伎演员都拒绝第二次登台表演。究其原因，无人知晓。后来有一名歌舞伎透露，在表演时，眼前总会出现一个金发少年的鬼魂，好奇地看着大家表演。

225/ 第十一章 鬼咒

日本的人口自杀率一直为各国之首。自杀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切腹、摸电门、喝毒药、卧轨、跳河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奇怪最难解释的，当属浴室高温烫死者。这种自杀方式说起来异常变态，可是据说此类自杀者死时都面带微笑，仿佛很享受这种状态，这实在叫人难以理解。

不过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自杀者被烫烂的身体上还会出现许多红肿印记，类似于人类的指印，这被称为“鬼之血咒”！

237/ 第十二章 鬼尸夜语

2006年，一对新婚夫妻为了省钱，临时更改决定，乘坐卧铺大巴出行到旅游景点度蜜月。大巴的发车时间是傍晚六点多，奇怪的是，上车后夫妻俩发现整个大巴只有他们两个人。但是从八点多开始，大巴每逢十字路口便停，上来的乘客一言不发，躺在铺上就开始睡觉。直到午夜十二点多，大巴才躺满了熟睡的乘客。

夫妻俩一觉醒来，发现他们居然躺在一片乱坟岗中。

这种长途卧式大巴，其内部是一排排窄小的床位，乘客躺在上面熟睡时，看上去就像是躺在小棺材里的尸体，而大巴则像极了一具会行走的大棺材。夜间阳褪阴涨，正是万物静休、百鬼横行的时候，大巴的这种设计，是为什么呢？

255/ 第十三章 荒村鬼傀

在日本有一条很奇怪的禁忌：徒步旅行时，如果遇到坐落在两座山之间的村落，无论天色多晚，无论你的身体多累，也一定不要在这样的村落中过夜，否则将会有性命之忧。

264/ 尾 声

引子 人形师

“高桥君，你都不知道那天你有多吓人。”护士臻美帮高桥换了药，扎好绷带，“你满头是血地冲进来时，我以为大白天遇见鬼呢。”

“给您添麻烦了。”高桥坐在床上勉强鞠躬，头部一阵晕眩。

“高桥君，不要再牵扯伤口了。”臻美连忙扶住高桥，“高桥君，你到底是怎么把头部弄成这样的？”

高桥苦笑着摇了摇头，心里暗想：这件事情又怎么能和你说呢？

三天前——

即使是炎热的初秋，27层楼顶天台的风也分外凛冽。高桥踩灭最后一根烟头，哆哆嗦嗦地站上了天台的防护栏。

从这个高度看去，街道上的汽车如同搬家的蚂蚁，密密麻麻地缓慢移动着，一阵狂风吹过，高桥立足不稳，差点掉下楼。

不过他心里一点也不紧张，因为，他早就想死了。

金融危机、就业压力、孤儿、被女友抛弃、贷款还不上，仿佛全世界所有的倒霉事情都让他一个人碰上了。

活着根本没有什么希望，还不如死了的好。

这一个多月，他一直这么想，也一直这么做。

这次，应该会成功吧。高桥苦笑着，闭上眼睛，张开双臂，任由身体前扑，倒向空中。身体下坠的感觉戛然而止，好像有人抓住了他的腿，紧接着传来撞击的疼痛感。

睁开眼睛时，他才发现自己倒挂在半空中，偏偏牛仔裤角挂在了防护栏横出的铁钩上。

爬回天台，高桥沮丧地坐在水泥地上，疯了似的狂吼！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舒缓心里的压抑。

为什么？！

我居然倒霉到了连自杀都不能成功！

这段时间，早就失去生活信念的高桥，尝试了各种自杀方法。可是每次在最后关头，总会发生意外，让他根本无法死去！

准备摸电门的时候，家里突然跳闸了；买了一瓶安眠药，却发现刚才还满满的水壶里居然没有一滴水，水龙头又怎么也拧不开；上吊绳子会绷断；割腕却在家里找不到一把刀子；想砸碎玻璃，却发现窗玻璃像是铁做的，怎么也砸不碎；从桥上跳河，喝了几口水昏迷后再苏醒时，不会水性的他，居然躺在岸边……

就连跳楼，都会被铁钩挂住牛仔裤！

总之，他想尽一切办法都死不了。冥冥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跟他作对，越想完成的事情，越完成不了。

高桥用力捶着胸口，瞪着天台阁楼上的输水管线，猛地跳起冲出，一脑袋撞了上去。隐约中，他好像听到了女人的尖叫。

醒来时，眼前一片雪白。头部的疼痛和注射完的点滴让他知道自己仍然没有死。

也不知道是谁居然在上班时间到天台，多管闲事地把他救了！

就让我流血而死好了！高桥捶着病床。

二

“咦？高桥君你脖子上有颗痣呢？”臻美好奇地眨着眼睛，“在我的故乡江户，有个关于脖子上长痣的传说呢，你有兴趣听吗？”

高桥抬头看了看时间，“嘀嗒嘀嗒”，悬挂在墙上的钟表显示已经是午夜十二点。

如果臻美回了护士站，那就只剩他一个人，出于对医院的恐惧，高桥点了点头表示有兴趣。

臻美拖过椅子，像小猫似的坐着，双手抱膝：“据说脖子上有痣的人，都是带着前世的怨气投胎转世的。”

高桥没想到臻美一上来就讲了这么带感的话，下意识摸了摸脖子，心里有些发毛。

以下是臻美的讲述——

江户时代，作为最有名望的武士，岩岛一生斩敌首无数，终于在五十岁的时候，获得天皇赐封的“万人斩”称号。按理说岩岛本应感到高兴才是，可是他却每天闷闷不乐。

作为雄霸一方的武士，没有子嗣实在是人生一大耻辱！

无奈妻子、小妾都快比仆人多了，可是却怎么也怀不上岩岛的骨肉。岩岛遍寻全国名医，甚至请了僧人、阴阳师施术，但是后院女人們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人们都说，岩岛一生杀孽太重，老天故意降下报应，让他无人养老送终。这些话慢慢传到岩岛耳朵里，岩岛不由勃然大怒，操着天皇御赐武士刀“千叶”，把造谣的人杀了个干净，又将人头悬挂在武士府的高墙上，慢慢风干成皱巴巴的一坨暗褐色肉球。

自此再无人敢拿岩岛没有子嗣的事情随便开玩笑，反倒是过了一年多，岩岛府突然张灯结彩，要为岩岛刚出生的儿子助男庆祝百天。

这个消息顿时轰动了整个江户城，为什么从未听到风吹草动，岩岛居然就有了儿子？

好事之人请岩岛家的上街采购的仆人健次郎喝酒，酒过三巡偷偷询问时，本已醉意很浓的健次郎忽然清醒过来，慌乱地摆摆手，匆忙走了。

这更为助男的出生增添了诡异的色彩。

于是又谣言四起：岩岛在连年征战中伤了下体，不能生育，助男是健次郎和岩岛小妾偷情生下的孩子。

这些话又传到岩岛耳朵里，岩岛只是笑了笑，根本没有理睬。只是在第二天，他又将健次郎的脑袋悬挂在了高墙上。殷红的鲜血干涸成黑色，倒像是一道奇怪的符咒。

岩岛的儿子“百天宴”那天，江户城的武士几乎全部前来祝贺，当然也有很多凑热闹的人，岩岛不以为意，兴高采烈地招呼着。在酒过三巡之后，去年新纳的妾青历抱出了孩子。

胖嘟嘟的小脸蛋，长长的睫毛，粉嫩嫩的孩子眉宇间依稀有几分岩岛的模样。质疑这才消失，大家纷纷向岩岛表示祝贺，岩岛自然喝得大醉。

谁也没有注意到，青历笑容中的浓浓的哀怨。

三

时间过得很快，助男长成了快七岁大的小男孩，英挺的模样更像岩岛了。但是孩子的出生并没有阻止岩岛的杀性，每隔一段时间武士墙上就会悬挂几个人头。

在武力就是一切的江户时代，有“万人斩”称号的岩岛砍掉普通人的脑袋似乎不是奇怪的事情。时间久了，大家除了担心斩首厄运降到自己脖子上外，定时到武士墙看人头倒成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不过也有人发现，助男的母亲青历，自“百天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哪怕是武士们在岩岛家会宴问起此事，岩岛也从不作答，只是摸着助男的脑袋，远远地望向锁头已经锈迹斑斑的后院。

岩岛家的仆人都谨记一道训令：决不能靠近后院，否则斩首！曾经有仆人好奇地接近后院，第二天就被岩岛活剥了皮。被剥皮的仆人还没有死透，拖着血肉模糊的身体在地上爬着，刀光一闪，脑袋被一刀斩断，腔里的鲜血直接喷在后院门上……

自那以后，后院就如同第二个岩岛，成了所有人谈及色变的地方。

谁也不知道里面锁着什么。

不过从武士府里传出两个奇怪的说法：被剥皮的仆人在临死前，嘴里不停地说着：“鬼、鬼……”

每到月初月末的深夜，天空没有月亮的时候，后院里就会传出“咚……咚……”的奇怪声响，像是有人在院子里来回走的声音，脚步很沉重。

四

有一天，助男在仆人们的簇拥下，到街上玩。一个云游四方的阴阳师见到助男，停住了脚步，指着助男脖子上的痣说：“有这颗痣的人，带着前世的怨念和记忆，是

谁制造了这么大的杀孽？”

虽然阴阳师在日本地位极高，但是仆人们仍然把这个疯言疯语的阴阳师暴打了一顿。

不能与普通人为敌的阴阳师擦了擦嘴角的血，打听到孩子是“万人斩”岩岛的儿子，问清楚了岩岛家的位置，便沿路找去了。

当他看到墙上挂的一颗人头正在被乌鸦啄食的时候，忽然“哈哈”大笑：“报应就要到了！”说完就扬长而去。

这件事情很快让岩岛知道了，他皱着眉，握着武士刀，直勾勾地盯着年历，默算着：“还有一个月就是助男的生日了，还有一个月！”

阴阳师所说的报应并没有出现，风平浪静地过了一个月，助男的七岁生日来到了。

宴席异常盛大，当助男拿着武士刀表演了一段精妙剑道，随手斩杀了一个仆人宣告成人之后，整个宴席到达了高潮，大家都纷纷庆祝岩岛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岩岛喝得大醉，回房休息时，已经是午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已熟睡，岩岛忽然酒意全无，拿起武士刀，从床底拖出一个麻袋，悄声来到了后院门口，摸出一串钥匙。

院子里，又传出了“咚……咚……”的声音。

岩岛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抹凶狠的神色，打开门锁，慢慢地解着盘在门上的锈迹斑斑的锁链。

“吱呀……”门被推开，月色下，后院满是大树的中央地带，一个人正围着一个树桩慢慢地绕着圈走着。走几步，他就会拿起手中的木槌，敲打着树桩。

他的脚上，锁着沉重的脚镣，破破烂烂的衣服几乎遮不住瘦得只剩下皮的身体，远远看去，就如同一个活骷髅，在惨白的月色下转圈。

“大人，今天的尸体和人皮呢？”活骷髅侧着耳朵听了听，抬起头向岩岛这边“望”着。透过沾满头油、汗水、泥土的乱蓬蓬长发，眼眶里的两个黑漆漆的窟窿里面，眼球早已被挖掉，“完成最后一次，大人的儿子就可以真的变成人了……青历，青历还好吗？”

“青历自然很好。”岩岛冷冰冰说道，顺手把麻袋划开，扔到活骷髅身前。

从麻袋里滚出一个臃肿肥胖的女人，每一层脂肪堆积的肉褶里都夹着厚厚的泥灰，赤裸的身体上沾满了尿尿的臭味。那个女人看到活骷髅，张嘴想喊，却根本发不出声音。

她的舌头，早就被齐根割掉，脖子上那道触目惊心的伤口，正是声带的位置。而她的双手双脚，软瘫瘫地根本举不起来，手筋脚筋早就被挑断了。活骷髅摸了摸大白猪一样的女人：“大人，这次是活的？”

五

“临时找不到人，只好拿养在家里面供武士们观赏的‘猪人’凑数。”岩岛大拇指顶开了刀把。

女人眼中滚着泪花，流在满是泥垢的脸上，划出一道道白黑交错的印痕。

活骷髅仔细地摸着女人的每一寸身体，手慢慢哆嗦着，忽然说道：“大人，时间不多了，请动手吧。”

“不，这次我想你动手。”岩岛把腰间别着的一把半弯刮刀扔了过去。弯刀扎在女人肚子上，伤口里没有淌出鲜血，流出的都是淡黄色的脂肪。

活骷髅犹豫了一下，循着声音摸到刮刀，又摸到女人的额头，刮刀的刀尖在额头上划开一条口子。

女人睁圆了双眼，看着刮刀一点点刺入额头，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流进了耳朵里。

“大人，我这个样子，青历还会爱我吗？”活骷髅一边割着皮一边问道。

月光下，满是大树的花园里，一个瞎了眼睛、瘦得如同骷髅的男人，正在一点点活剥被挑了脚筋、割了舌头、挖掉声带、胖得如同肥猪的女人！

岩岛悄悄走近，武士刀已经拽出一半：“松石，最后一次弄完，我会让你好好洗个澡，再休养一段时间，反正你是‘人形师’，雕刻一双眼睛放到眼眶里，你就又能看到东西了。”

“大人说得对。”松石仔细地剥着人皮，成堆成堆的脂肪油淌在草地上，堆积成蜡烛油的形状。半个多时辰后，一张油亮亮的人皮捧在松石手里，一具夹杂着烂肉、脓血、油脂的躯体仍在微微颤动。

“开始吧。”岩岛背过身。虽然这个场景经历了无数次，但是即使是杀人魔岩岛，也不敢多看。

松石吃力地把剥了皮的女人拖到木桩上，用木槌狠狠地砸着。肉浆迸飞，碎血四溅！骨头碎裂的声音和木槌敲击碎肉时的“咕叽咕叽”声不绝于耳，连岩岛都忍不住

打了个哆嗦。松石咬着牙，用力地砸着，从他空洞洞的眼眶里，流出了两行血泪！

女人被砸成了一大摊肉酱，松石捧着肉酱，把木桩涂满，将人皮粘了上去，又从腰间摸出一柄刻刀，熟练地雕刻着。

院子里的树，忽然发出了“呜呜”的悲鸣，每一棵树身上，都长出了一张狰狞的人脸，痛苦地张着嘴……

“大人，这次的人偶做好了。”松石捧着人皮裹着的木质人偶，活脱脱岩岛儿子助男的模样，“别忘了把人头挂在墙上，任由乌鸦吞食，带走煞气。还有……”

岩岛冷森森地打断：“松石，这段话你重复了七年了，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听吧。”

“应该是吧，你很快就会放了我，让我和青历见面，对吗？”松石平静地说道。

“对的！”岩岛挥起武士刀，刀光一闪，人头落地，血如喷泉！

松石的身体，倒向木桩，双手紧紧抱着那摊肉酱，两股鲜血交融在一起，渗进了木桩根部。

“为了保住助男的秘密，我只能这么做了。”岩岛拎起肥胖的人头，踹着松石的尸体，“我实现了诺言，你和青历永远生活在一起了！”

院门关上，阴风呜咽的后院里，松石的人头滚落在草间，忽然张嘴低声说着：“青历，等着我。”

木桩下，松石的无头尸体，突然动了！两只枯瘦如柴的手在草地上摸索着，抠进泥土里，一点一点向人头的位罝爬着。

六

岩岛推开助男房间的門，助男端端正正地坐在榻榻米上。抱着松石雕刻的木偶的岩岛冷酷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点慈祥：“助男，把你的皮换在木偶上，你就是真正的人了，再也不用依赖人形师了。”

“他们都以为我杀了那些制造‘我没有子嗣是因为杀孽太重’谣言的人是为了泄愤，其实哪里知道我得知了在江户有人形师的存在。我只不过找了个借口杀掉一部分人掩人耳目，把人形师和他的妻子抓进来才是真正目的。如果不是控制住了青历，人形师还不会答应用‘人形之灵’给我制造一个儿子。”岩岛把手伸向助男头顶，往

两边一撕，一张完整的人皮落下，助男的身体里，是一个木偶。

岩岛把人皮附在新雕刻的木偶身上后，抹着额头上的汗水，喘着气：快六十了，真的需要继承人了。岩岛一边想着，一边看着助男，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父爱。

“父亲。”助男抬起头。

还是那个英俊的儿子。岩岛总算放下心来，在经历了七年的换皮之后，木偶终于可以变成真人了！

“父亲。”助男语音单调地重复着。岩岛忽然觉得不对，借着昏暗的月色，他仔细看去！

这哪里是助男！

苍白的脸上，上嘴唇裂开一条竖着的口子，鼻子扁平，鼻端血红色，眼睛通红，两只耳朵长长地竖着，头发变成雪白色，这分明是个兔子脸！

岩岛大吼一声，恐惧到了极点，慌乱中举起武士刀，用尽全身力气向助男脑袋上劈去。

“噗！”武士刀陷进脑壳里，却卡在里面拔不出来，每活动一次，都能迸出许多木屑。助男根本不觉得疼痛，抬着兔子脑袋问：“父亲，你为什么要砍我？”

“啊！”岩岛撕心裂肺地喊着，终于把刀拔了出来，又一次狠狠劈下。

“咔嚓咔嚓”的声音在屋子里不停响着。

终于，岩岛瘫坐在地上，再也无力举起武士刀，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向地上的尸体看去。

他，惊呆了！

被砍得七零八落、血肉模糊的尸体，真的是助男的模样。

他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摸起武士刀，插进了腹部，横着一划……

七

后院里，松石认真地雕刻着，他的眼眶里，已经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木屑纷飞中，一个美丽的女子渐渐成形。

他的身边，站着一个邈里邈遑的阴阳师，微笑着叠着纸。松石雕刻好女子后，阴

阴阳师把叠好的纸人贴在木偶上，点了把火。蓝汪汪的火焰“腾”地燃起，很快熄灭，一个美丽的裸体女子从灰烬中站起。

“谢谢您。”松石和青历对阴阳师鞠着躬。

“有情人就应该在一起的。”阴阳师笑了笑，翻墙而出。

“万人斩”岩岛砍杀了自己的儿子，又切腹而死的消息在江户传得沸沸扬扬，其中的原因无人知晓，成了“江户城两大不可思议事件”之一。

另外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江户城里忽然来了一对漂亮夫妻，每天，男子坐在樱花树下，为相爱的人们免费雕刻栩栩如生的人偶；妻子坐在他身旁，时不时帮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甜甜地笑着。

八

尽管臻美已经走了一会儿，但是高桥依然沉浸在臻美所讲的故事情节里。眼看快三点了，还是睡不着，高桥深吸了一口气，穿上拖鞋推门出了病房，护士站就在不远的地方。

空荡荡的走廊里亮着几盏无影灯，拖鞋摩擦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两旁的白色墙壁映着幽幽的灯光。狭长的过道空无一人，只有臻美和另外一个护士低声说着话。

“臻美，你又给病人讲那个关于脖子上有痣的故事了？”

“是啊，杏子。正巧高桥君脖子上有颗痣呢。”

“你也不怕吓着病人。”

高桥往前走了几步，已经能看到护士站后面两个护士正在玩着手机聊着天。奇怪的是，她们身边还有一个人，让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女人，站在护士中间，长长的头发完全挡住了脸，弯腰低头看着护士手里的手机。

护士就像没看到那个女人，依旧时不时抬起头聊着天，还相互举着手机，从女人的身体里穿过，送到对方面前看着。

“臻美，今天是不是冷气开得太重，比往常要冷很多呢。”染着黄发的护士打了个哆嗦！

鬼！

高桥转身向病房跑去，却看到在走廊尽头的窗户上，探出了一双手，扒着窗沿，一个老头的脑袋从窗外伸出，对着他“嘿嘿”笑着。

冲回病房，高桥狠狠关上门，急促地喘着气。这家医院闹鬼，绝不能再待下去。想到这里，他拉开放衣物的橱柜，却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正安静地蹲在橱柜里打瞌睡！

“你不能死，你死了就会变成我们这样的鬼。”中年男子的声音从身后响起。高桥不敢回头看了，双腿软得像根面条，橱柜门上的妆容镜里，一个中年男子，躺在他的病床上，缓缓坐起……

九

“啊！”高桥从床上坐起，惊恐地四处张望！

“高桥君，你哪里不舒服吗？”染发护士摁住他的肩膀。

病房的窗帘早已拉开，刺眼的阳光使得高桥眼睛酸痛，视线模糊了几分钟，才逐渐清晰起来。

做了个可怕的噩梦吗？

高桥晃了晃脑袋，抱歉地对护士笑了笑。

护士点点头：“医生说您没什么事了，可以随时出院。”

“谢谢您，杏子。给您添麻烦了。”高桥坐在病床上吃力地鞠着躬。

护士走后，高桥拉开橱柜时心里还有些紧张，还好里面没有什么孩子。收拾衣服时，他忽然想到：那个染发的护士，他在苏醒时是第一次看到，为什么他知道她的名字，还认识她的模样？

难道昨晚……

手机铃声响起，把高桥从恐惧中拽回现实，公司人事部来的电话。

难道因为这件事情，公司要解雇自己了吗？这样也好，省得每天提心吊胆总在顾虑。

“高桥君，你的身体康复了吗？公司通知，周三的‘红叶狩’务必须要准时参加。”